

港台风情录



雾里樱桃

西妮 著

海天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思莉和安莉是一对孪生姐妹。

安莉被一位艾姓大银行家收养；思莉做了修车工冯伯伯的女儿。

二十五年后，正当安莉即将从艾氏家族获得五百万英镑巨额财产的前夕，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艾家。她就是安莉的姐姐思莉。思莉是从香港收养中心得知妹妹下落后来认亲的。

安莉没有给予思莉应有的热情。

艾家二公子、高能物理学家艾祖才，却乘隙而入，征服了思莉，使思莉成了他的未婚妻。

第一章

一月中某个星期四的下午，外头下着雨，五点钟过后，冯思莉的合伙人苏珊已经先走了。她正结帐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。

思莉知道是祖母打来的，每次她总有预感。思莉拿起话筒，“嗨，奶奶！”

祖母笑了起来，“你倒是从不会搞错。”祖母很信任思莉神奇的“特异功能”，要是掉了什么东西，问问思莉，她总能找出来。家里也不会有意外的客人，思莉能预知来的是谁，以及什么时候会到。

“思莉，你雇的那个侦探从尖沙嘴打电话来找你，”祖母兴奋地说：“我要他让我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你。”

思莉的心怦怦跳了起来。“他找到安莉了！”

“我把他的话都写下来了，”祖母得意地说：“原来你跟你的孪生妹妹都在香港育婴中心，就在我们把你领过来的三天后，阮朗的一对夫妇收养了她。”

“哦，奶奶！”思莉激动地低喊，她的心跳得好厉

害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她靠着柜台，眼泪沿着面颊而下。“他还说了什么？”

“她的名字还是安莉，就像我们也沿用你的原名一样。”

“啊，那真是太好了！”思莉的心激动的跳着，“安莉、思莉，我们的生母叫薛莉，最后一个字也是莉！”她眼前浮起了那张因“收养法”的漏洞而在人口统计局中查到的出生证明书。“我们母女三人的名字都有一个‘莉’字，也许我跟妹妹真的能够找到妈妈，我们可以写信给——”

“孩子，你真是一厢情愿，妹妹都还没见到，就想着一块去找妈妈了。”

“我马上就去看她！奶奶，明天一早我就出发，这里有苏珊照顾，还有——”

“思莉！”祖母再次打断她，“在你收拾好行李，跳上车前，不需要问问安莉的地址吗？”

“要的，夫人！”思莉假装正经地回答，突然笑起来，全身洋溢着幸福的感觉。“她住在哪里？”

“艾家镇艾家大道一号，”祖母突然停顿下来，思莉知道她这时一定皱着眉头，祖母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要是育婴中心告诉我儿子媳妇说你还有个孪生妹妹，他们一定乐意同时收养你们！既然上帝安排你们一同出生，就该一同长大，拆散你们姊妹俩实在太不应该了，

都要怪那些北方佬——”

“奶奶，现在不是已经找到妹妹了吗？以后我们俩就可以在一起了。”思莉太快乐了，对任何人没有怨恨，虽然育婴中心的做法，使她们姊妹分离这么久。其实，在她还没找到那份原妈出生证明书之前，她就有预感自己有个孪生妹妹，对妹妹生死的悬念，不是祖母的呵护和冯家亲友的关爱所能填补的。她从不怀疑自己的预感，有个孪生妹妹的感觉是如此确定不移。

思莉曾做过实验，超心理学家证实她具有特异功能却不能预测安莉的确实下落，所以雇了私家侦探帮她，现在果然找到了。

“我知道你渴望马上见到你妹妹，”祖母的话打断她的思潮：“不过你最好先打电话跟他们连络一下。安莉可能没有你的‘第六感’，你突然跑去，她说不定会把你当成不速之客。他们的礼数跟我们不同，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善待你。”

“他们会，安莉一定会跟我一样兴奋。”

“你走了，史帝可就兴奋不起来了。”

“啊！史帝，”她无可奈何地说道。思莉完全有没想到他，他俩不适合在一起的感觉近来经常出现。“我会打电话告诉他说我走了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们都祝福你和你妹妹，代我们问候她。你的妹妹也是我们的亲人。”

思莉的眼中充满了感激的泪水。“我爱你，奶奶。”她哭了出来，“还有所有的伯伯、叔叔、婶婶、阿姨、堂表兄弟姊妹。请你们相信我，我不会因为找到妹妹，而减轻我对你们的爱。”

“别说傻话了，”祖母安慰她，“爱在人的心里永远不会超载的。你的妹妹跟你是至亲，你们流着同样的血，分开这么多年，你该去找她的。”

思莉把钱锁进小保险箱里，离开店面，开车回到自己的住处，那是一幢老式住宅，座落在教学丘上，一条种有许多树的路旁。她从查号室很容易就问到了艾博有的电话号码，然后用颤抖的手指拨了这个号码。思莉决定先打给安莉的养父，让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安莉，这样比较妥当一点。

“家父出去了”电话中传来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。“我是他儿子艾力，要不要留话给他？”

安莉的兄弟！她无法再把话留在心里，就告诉艾力她是谁，并且热诚地把她找寻妹妹的种种过程详细的说给他听。艾力听完后也跟她一样兴奋。“那你一定要赶快来看安莉，”他说的很热切，“我们也都想见到你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这个周末好吗？”思莉迫切的提议，她面前摆着一幅地图，正在研究艾家镇的位置。

“当然好啊！”电话里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大。“真希

望现在就看到你。”

苏珊答应在思莉去看妹妹的这段时间，单独照顾她们合开的那家卖洋娃娃和各种手工艺品的小店。而史帝果如祖母所料，对思莉去见妹妹的事，反应非常冷淡。

思莉沿着高速公路向北，一面开车一面想着她跟史帝的关系，他们交往了几个月，史帝的要求越来越多，近来他开始暗示结婚的事。问题是，思莉发现自己并不爱他。思莉认为婚姻里一定要有感情的交流、真诚的挚爱和海誓山盟的允诺，而跟史帝在一起，永远没办法得到这些。苏珊对此大感不可思议。“史帝现在是住院大夫，马上就要成为赚大钱的放射线医生，勉强去爱他看看嘛！”她承认自己或许有些浪漫和不切实际，不过安莉一定能了解她的。

想到安莉，心里舒坦多了，她们是双胞胎，安莉一定会了解了。

当天赶到艾家镇。没想到由于开了车太过疲倦，第二天她睡过了头。起床后，又烦恼不知该穿什么衣服，她要穿一套自己喜欢妹妹也喜欢的衣服。

思莉喜欢各种色彩，除了那些阴郁黯淡的黑色、深蓝、棕色以外，从强烈的原色到柔和的粉彩，各式各样的颜色她都爱。今天，她特地选了一条黄色斜纹布裤，搭配一件鲜亮的彩虹纹套头圆领衫，头发束成一

个马尾辫。她对她粗且直的头发一向觉得非常遗憾。今天绑成马尾巴辫子，她自我安慰说：这是为开车方便。反正安莉也是这个样子，等下见面再一块儿歇息吧！

她套上她的旧马靴和一件粉红、黄及土耳其绿的雪衣，然后把行李袋放进桔红色的跑车里。

车子后座摆着三个洋娃娃，是她自己设计中最受大众喜爱的样式，准备送给安莉。思莉自己非常喜爱制作和搜集洋娃娃，她希望妹妹也会喜欢。

思莉一路上都跟着收音机播放的音乐，快乐地唱着歌，但当她驶入艾家大道巨拱门的路口时，心脏突然不规则地跳动起来。事实上这是一条私有道路，房舍在半里外隐约可见，当车子驶近时，发现这一幢巨大的石造房子，比香港最大的建筑——邮局、警察局兼监狱的联合大厦大得多。妹妹就住在这里吗？思莉心里惊疑未定。

车子开到离屋子几尺的地方停下来，思莉心里更紧张了，这么富丽堂皇的大厦，说不定会有穿着制服的仆人列队欢迎。她预习一下该讲的话，走到门前，扣了几下门上的铜环。没想到开门的是个十三、四岁的小女孩，她紧张的情绪，一下子平静下来。

“我是冯思莉，请问艾安莉在吗？”她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，脸颊绯红，她想这个女孩马上会认出她，然后喜欢的大叫。然而，女孩没什么特别反应。

“她不在，大概去上班了。”女孩冷冷的回答，用不怎么有趣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不在？”思莉彻底失望了，虽然她跟苏珊周六也要留在店里值班，可是她真没想到安莉竟会不在家等她而迳自去工作。

“你觉得女人每天去工作奇怪吗？”女孩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思莉突然看到在一间装潢沉闷的厨房里，炉上一个锅沸腾的正开始流出来。“你是不是在煮什么东西？”思莉突然问道，女孩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瞪着眼看她。思莉想解释她看到的：“炉子上有东西溢出来了。”算了，也许不是她家的厨房。

“啊！我的布丁！”女孩尖叫：“完了完了！一面叫着一面跑进去。随着女孩尖叫的声音，她找到了厨房，厨房里，女孩正捧着被烫红的手，焦急地哭着。炉上和地上到处凝结着浓稠的液体，一股巧克力烧焦的味道弥漫屋内，显然她的抢救没有成功，锅子失手掉在地上了。

“烫伤没有？”思莉拉着她到水槽边，扭开水笼头，用水浇她的手。“一定很痛吧！但是别怕，伤得不厉害。”“干脆把我的手烫烂好了，”女孩哭着，“你看这里一塌糊涂，完了！我一定会被宰掉！怎么办？我什么事都做不好！我是笨蛋！我是白痴！”

思莉忍住笑，这种青春期女孩的情绪就是这样，她记得她在这个年纪也有自卑和反抗的情绪。“你一点也不笨，”她亲切地说：“这只是个意外，每个人都会犯错的。”

“这个家里的人不会。”女孩抽抽嗒嗒地哭着。“我该怎么办？厨娘白太太会气死，她会告诉爸爸跟所有的人都来骂我。”

“他们不会知道的，”思莉温柔的说，关上水笼头，用纸巾很小心地擦干女孩的手。“我们现在就收拾干净。”

“开玩笑！这怎么可能收拾得干净！他们得换个炉子、换过地上的油腻，然后把钱从我的零用钱里扣掉。”

“你一定没读过小精灵在一夜之间帮茱蒂婆婆整理好厨房的故事。”思莉说着，脱下外衣，卷起袖子，拾起地上烧焦的锅子。“这跟真正的灾祸比不过小事一件，我们会统统收拾好，像新的一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问，还在水槽底下找清洁用具。

“我叫艾雪，艾博笙的女儿，”雪沮丧地坐在椅子上说，“我是家里最没有天分、最愚蠢、最笨手笨脚的一个。”

“才不是。”思莉开始擦拭炉子。接下来的半个钟头，雪一直念念有词的数落身为十三岁女孩的种种不幸。思莉跪在地上，一面擦地，一面听雪讲她自然科

不及格的事时，一个低沉、富有磁性的男人声音传了进来。

“白太太？白太太？”

“哎哟！”雪从椅子上跳起来，窜进了餐具室。

“白太太在哪里？”

伏在地上擦地的思莉，眼前多了一双便鞋，她慢慢抬起头，随着视线往上去，是一条名牌的格子花呢便裤，再上去是黑绿套头圆领衫，接着是一张严肃而男性化的面孔，一对眼睛正瞪着她。这个男人浓密的黑发随意地分在一边，鼻梁挺直，下颚有力，跟雪有几分相像。

他大约六尺二寸，思莉把脖子抬得高高的望着他，差点没断！

“白太太在哪里？”这个男人又问了一次。

思莉决定选最明显的事说：“她不在。”男人皱起眉头表示他的不满，思莉看到他眼角细细的皱纹，猜他大概有三十岁了，也许三十六或三十七。

“又不在，这简直太过分了。好吧！听着，你做完这里的工作，帮我跟幸蕙弄份点心拿到小客厅来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

雪从餐具室出来，思莉一面擦地一面问道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“伟大的叔叔，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，他好像是专

攻‘热力物理学’的。哎！他是个博士，智商九百九，如果他知道我自然科不及格的事怎么得了！”雪用受挫折的语调加了最后一句。

“的确很可怕。”雪那种夸张的语气，常使她忍俊不住。

她擦好地，把清洁用具放回水槽底下，问道：“幸蕙又是谁呢？他太太吗”

“叔叔到现在还没结婚呢！祖母说他还没找到一个能像物理学那样吸引他的女人。

爸爸说叔叔太聪明了，大部份女人只会使他厌烦。”雪说着，神色黯然。

“幸蕙是一个只会装淑女，装腔作势的巫婆，一心想嫁我们艾家的人。

她本来想嫁我爸爸，结果没成功，现在又转移目标追求叔叔了，我想她下次就会找上小叔叔，小叔叔去年刚结婚。”

“他太聪明所以讨厌女人？”思莉问，她对他深感兴趣，忘了幸蕙的事。

她继续问道：“难道他不讨厌太笨男人吗？”

“哦，思莉，男人一定比女人聪明的。”雪叹气的说，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“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荒唐的道理，”思莉惊骇地说：“你们的学校是怎么教的？男人比女人聪明？真是荒唐！”

我的堂兄弟们会气得把这种论调拿到地下去踩扁。”

雪根本没听到她在讲什么，她对洗得干干净净的炉子和地板赞赏不已。

“思莉，你太伟大了，我……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”

“我说过没什么事不能做好的。”思莉耸耸肩说：“现在我们来弄点什么给你的天才叔叔跟他的朋友吃呢？”

“思莉，你不是当真的吧？其实你用不着管他们，我会跟叔叔解释，说你是——”雪突然停住，非常惊讶地盯着思莉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雪，你靠近点，仔细看看我，看你是否猜得到我是谁？”思莉微笑地说。

雪盯着她研究了半天，耸耸肩说：“你不会是‘雅芳小姐’或其他的推销员什么的吧？”“我是你安莉姑姑的孪生姊妹。”怕雪不明白，思莉稍微加强语气地说：“我跟她是同卵双胞胎，可是一生下来就送给不同的人家收养了。

我找她找了好多年，现在终于找到她了。”

“你跟姑姑是孪生姊妹？”雪尖叫：“你不是骗我的吧？”

“我跟你姑姑一点都不像吗？”思莉有点迟疑了，也许安莉根本不是她的孪生姊妹？“没有一点像的地方

吗？”

“呖，”雪伦专注地研究思莉的脸。

“你的眼睛是深色的，姑姑的也是这种颜色；你们的鼻子和嘴巴也很像，不过头发不太一样，我想你是有点像她，不过——噢，不！太可怕了，你们是两个不同的人。”

“哦！”思莉对雪的判断不以为然的哼了一声。

“我要弄点心去了。”在等待安莉的这段时间里，她得找点事情做。

“你想他们喜欢吃点什么？”

“给他们一点生椰菜就行了。”雪做了一个鬼脸。

“叔叔很重视他的营养，幸蕙也假装很重视健康的样子。”

思莉打开冰箱底层的果菜篮，里面尽是一些红葡萄、白葡萄、花椰菜和芹菜。

思莉虽然不是冯家的亲骨肉，饮食的口味却是冯家调教出来的，冯家向来喜欢美味可口的甜点。

她终于在墙上的持篮里发现一串香蕉。

“有了，”她说：“雪，拿三个鸡蛋给我。”

十分钟之后，思莉端出一盘香酥诱人的香蕉过油煎饼，上面还撒了糖粉。

“哇，真是太棒了！”雪一边大嚼馅饼一边跟思莉到小客厅去。

“奶奶从来不许我们吃煎饼这些甜点，她说甜食会腐蚀你的牙齿跟脑袋。”

“甜点使人产生愉快的感觉。”思莉喃喃自语，想起从前跟她的堂兄弟们都喜欢在甜甜圈上涂满巧克力浆，可是他们从来没生过一颗蛀牙。

思莉随雪穿过长廊的时候，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。

房间的布置正像一般富有而保守的北方佬的家，北方佬意思是从香港北面来的新移民。

东方格调的地毯、搭配古英国风味的家具、擦得光亮的银器、墙上挂着描绘海洋景致的图画。

一切都是那么妥当和理所当然，仿佛从古到今是一个样子，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似的。

“这里就是小客厅。”雪轻轻地告诉思莉。

思莉端着一碟香蕉煎饼跟几条纸巾，独自走了进去，煎饼把她的手弄得有点儿油腻。

“先生，这是你要的点心。”思莉把托盘放在沙发前的桌上，对艾雪的叔叔艾祖才微笑一下。

幸蕙脱了鞋子蜷缩在他身旁。

她身穿一件精致的酒红色羊毛料小洋装，裙子随便地撩起，刚好搭在膝盖上面一点，有种漫不经心的诱惑。

幸蕙是一个迷人的女子，肤色浅黑、直发，有一

双大大的眼睛。

他的手臂环抱着她的身体，手掌正好停在她的胸部下面。

他们两个对思莉视若无睹，不约而同地瞪着盘子里的香蕉馅饼。

“这些是……用油煎的？”幸蕙恐怖地往后退了一下，她像煎饼下面正盘曲着一条毒蛇。

“是正宗的香酥香蕉馅煎饼。”思莉纠正她。

“多么……有意思！”幸蕙的手搭在艾祖才的手臂上，酒红色的指甲跟艾祖才墨绿色的套衫形成令人心惊的对比。

“不过，我还不觉得饿呀！”

“我也不饿，”祖才说：“你把这些拿走吧！”

“你是说你们不吃？”思莉火冒三丈，面孔胀得通红。

如果冯家的人看到她这个样子，准会及时纷纷逃走，不过祖才跟幸蕙仍然平静地坐在沙发里。

思莉的声音透着火药味：“是你们要吃点心，我才特地为你们做了这些，现在你们连尝都不尝一口？”

祖才抬起头来，正好碰上思莉爆怒的双目，他立刻尖锐的迎战。

“你说你要代替白太太工作多久？”他面露不悦之色，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思莉。

思莉可不吃这一套，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继续吼道：“我没说过我要代替白太太工作，现在，你们到底吃不吃这些点心？”

突然间，祖才拿起馅饼咬了一口，一边艰难地咽下嘴里的东西，一边讨好地说：“不错，满好吃的。”大家都呆住了，不过最惊讶的是他自己。

他把咬了一口的馅饼放回盘中，对思莉困惑的凝视，接着他摇摇头，仿佛想摇掉他的困惑。

“既然你认为不错，为什么不把它吃完？”思莉得理不饶人。

“这种又甜又油腻的东西，吃一口还可以，我可没兴趣把它吃完。”

他反抗地说。

幸蕙笑起来，思莉非常不高兴，真应该用生椰菜摔在他头上的。

思莉端起那一碟馅饼，愤然转身离去，还没走到门口，雪领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一起冲了进来。

雪一边抓起几个馅饼，一边跟思莉说道：“思莉，这是我弟弟艾虎。”思莉对雪和跟在她身后的虎友善地微笑，这两个孩子使她想起冯家的堂兄弟们。

“孩子们，我正在招待客人，”祖才站起来说道：“你们最好到别处去玩。”

记得，不要吃太多这些——”他停下来，似乎想